

富士山顶雪莲花

(日) 新田次郎 著



HAN
XUELIANHUA

富士山顶雪莲花

〔日〕 新田次郎 著
张青平 陈生保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田次郎

芙蓉の人

据日本文藝春秋社文春文庫 1979 年 1 月版本译出

富士山顶雪莲花

(原名《芙蓉的人》)

(日本) 新田次郎 著

张青平 陈生保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30,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7,500 册

书号: 10100·707 定价: 0.60 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译者序

新田次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一二年六月出生在长野县，原名藤原宽人。他擅长写作以山岳为舞台的小说，有“山岳小说作家”之称。

新田次郎在无线电讯讲习所（现电讯大学）毕业后，曾长期从事气象工作。一九五一年，他的妻子藤原贞，根据日本投降后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反映战败后日本普通百姓的苦难的书《流星仍在闪耀》。这本书成了当时日本的畅销书。新田次郎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和鼓舞，根据他多年在富士山测候所工作的经历，写了处女作《脚夫传》。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三十四届直木奖。他在气象工作之余，先后写下了《蓝色的冰》、《沿山脊的路》、《偷渡海峡》、《望乡》等小说。一九六七年他辞去了气象厅的职务，从事专业创作，直至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五日在东京家中因心肌梗塞溘然去世。

新田次郎的作品主要有：《脚夫传》、《沿山脊的路》、《蓝色的冰》、《银色山岭上的人》以及这部《富士山顶雪莲花》等取材于登山及高山气象观测的山岳小说；《武田信玄》、《算士秘传》等历史人物传记小说；《望乡》、《雾的子孙们》、《神通川》等现实题材小说；另外还有一些报告文学类作品、推理小说和散文、随笔等，可称是一多产作家。日本新潮社自一九八二年五月起计划出版他的三十三卷本的全集。

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前，也是一个封建锁国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曾试图凭借武力打

开日本的门户。当时的日本也和中国一样，有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但是，通过明治维新这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逐步由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向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方向发展。这期间，日本的许多有志的青年为祖国的科学、文化的进步，作了献身性的努力。本书主人公野中到（1876—1955）和他的夫人千代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野中到生于明治初年，当他步入青年时代时，日本的近代化的进程刚开始不久。许多西方早已有的东西，当时的日本还没有，科学、文化的许多领域还大大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气象科学便是一例。日本是个岛国，无论是农业、渔业、海运交通，还是人民生活，都无不受到气象的影响。要进行正确的气象预报，就必须建立高山气象观测所，掌握高空气象情报。然而当时的日本，国力还不算很强，而政府又热衷于一系列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根本无暇在技术、设备和经济等方面对气象这类民用事业下太大的本钱。为了改变祖国的气象科学落后的面貌，直接造福于人民，野中到从二十三岁起便立下了大志，要以自己的力量在富士山顶建立高空测候所，并为此而毅然中辍了大学预科的学业。富士山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是日本的最高峰，山顶终年积雪，被称为“瑞雪灵峰”，它是日本的象征。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富士山顶进行冬季气象观测，需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但是野中到矢志不移，经过种种努力，并在夫人千代子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大力协助下，终于自费在富士山顶的剑之峰建造了日本第一个高山测候所，并从十月一日起在山顶坚持了八十二天的冬季气象观测，在日本的气象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本小说之前，已有不少日本作家以野中夫妇的这一

事迹为素材创作了文艺作品。但是，野中到在世时，对于他所读到的有关作品都表示不满意。原因是那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歌颂他，而忽略了他的夫人千代子的功绩。野中到生前曾对人说：“那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而是我和千代子两个人做的。”

在中央气象台供职时曾在富士山顶测候所工作多年的新田次郎，决定从新的角度来描述野中到夫妇的历史性壮举。他决心主要写夫人千代子，认为写了千代子也就写了野中到。这是作者于一九七一年写作《富士山顶雪莲花》的动机。新田次郎的这一尝试看来是成功的。作者以真实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野中到夫妇不畏艰险，为气象科学事业尽力的英雄事迹，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野中到夫人千代子的亲切而感人的形象。

千代子是个距今近百年前的明治时代的妇女。她和当时的其他日本妇女一样，从小受到的是“只有顺从和忍耐才是女子的美德”等等封建道德的教育，然而她不是世俗的女子，她有理想，有抱负，对于丈夫豁出命去干的神圣事业，一开始就是理解和赞成的，后来进而用实际行动给以支持，几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胸怀壮志，勇于冲破封建传统的束缚；她善于学习，积极进取，刻苦耐劳，刚毅无私，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献出了青春；她的容貌和内心都如雪莲花一般美丽而纯洁。

小说描写了创业的艰难，歌颂了野中夫妇为了改变祖国气象事业落后面貌，造福于人民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

作者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除了野中到和千代子这两个主要人物之外，其他人物也都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小说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很生动逼真。特别是关于富士山的描

写,无论是夏天的云雾,还是冬天的冰雪,都有独到之处,读来令人视野开阔,心旷神怡。小说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然而作者生花的妙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不知不觉之间使我们为主人公们的行为所吸引,为他们献身事业的崇高品德所打动。

这部小说原名为《芙蓉的人》。这个题目有双关的意思:故事的主要舞台富士山顶终年积雪,远看宛如一朵倒放的白色水芙蓉——白莲花,故富士山别名芙蓉峰;另一方面,“芙蓉”一词可借代表美好的事物,此处系喻示主人公千代子外表和心灵的美好。为了使我国读者便于理解,我们对书名做了意译。

作者新田次郎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家,特别是他在日本文坛独辟蹊径的山岳小说,在国土多山而又拥有众多登山爱好者的日本,更是拥有广大的读者。但是,他的作品在我国还介绍得不多。他的山岳小说介绍到中国,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如果读者们能从本书富于真实性的描绘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吸取思想的力量,我们作为译者将感到莫大的喜悦。

笔者在日本工作、学习期间有幸看到日本的两家电视台把这部小说分别改编、拍摄成了电视片,并且多次在电视台播放,深感日本也是很注重历史传统教育的。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陈生保

一九八三年五月

千代子伫立在道灌山的山顶上仰望着富士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与万里蓝天交相辉映，千代子觉得美极了。她凝视着这壮丽的景色，不觉心驰神往。

千代子同野中到结婚后来到东京，是在三年前的明治二十五年。她本想在从娘家福冈来东京的途中眺望富士山，但因富士山躲藏在云层里，没能看见。来到东京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观赏富士山；加上在这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从东京的市内可以看到富士山。因此，站在道灌山的顶峰遥望富士山，是千代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富士山的雄姿。她眼前见到的富士山，与以前从画面上、照片上见到的，以及从丈夫野中到口中听到的富士山大不一样。她觉得：富士山的形象，不是一种优雅娇柔的美，而是一种冷峻晶莹的美。真不知道，是冰雪的银辉映照蔚蓝色的天空使富士山显得冰肌玉骨、晶莹秀丽，还是它的举世无双的雄伟壮丽最终使人感受到一种冷峻的美。总之，千代子认为，遥望富士山所得到的美感与欣赏奇花异卉所得到的美感是迥然不同的。

“园子，你瞧，这就是富士山啊！是你爸爸现在正往上爬的富士山！”

千代子对她背上的女儿园子这样说。可是园子纹丝不动，似乎在棉背兜里睡着了。

阿到是前天（二月二十四日）从东京出发的。他原定昨天登山，但是看来，由于昨天整整一天风狂雨骤，大概在山脚下

等待机会，今天一大早才向山顶出发的。一想到丈夫现在正在那银光闪耀的富士山的什么地方，她甚至真想隔山喊阿到一声，说上几句话。但是，她马上发觉自己现在看到的是富士山的东面，而阿到攀登的御殿场口位于东南面。于是，千代子把目光从富士山的山肩处，转向顺着左侧向下延伸的山脊上，心想兴许阿到就在那一带吧。

由于富士山过于高峻，所以是个在冬季难于接近的地方，从来还没有人冬天只身登上过富士山的顶峰。然而，阿到却独自一人向这富士山的山顶挺进了。阿到为何非得冒这般风险去攀登富士山极顶的原因，千代子曾多次从他口中听说过，当时她能理解。但是临到阿到真要去攀登那充满危险的山峰时，她却变得想要阻止阿到的这一行动了。

“天气预报不准确，是因为没有高山气象观测所。天气是从高空开始不断变化的吧。不知道高空的气象情况，就无法进行天气预报。富士山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要是在它的顶峰设置一个气象观测所，在那里一年四季不断地进行气象观测，那么天气预报定能比现在准确。然而，从国家来说，却不能贸然上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建造观测所的。除非民间有人于严冬时期，在富士山顶进行气象观测，从而证实在富士山顶建造气象观测所的可能性，否则建造气象观测所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千代子都能背得出丈夫平常挂在嘴边的这些话。

“话虽如此说，可你为什么非要单枪匹马地做这等危险的事情呢？”千代子想这么说，却没开口——她克制着自己。

今年的一月四日，阿到声称要去登富士山顶峰离家时，千代子也曾想阻止，她想说，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留下我们

该怎么活呀！不过，千代子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让阿到看见自己擦眼抹泪，就送别了丈夫。她从还是个小妞儿的时候起就受到教育，说女人要逆来顺受。母亲一直告诫、教育她：忍耐是女子的美德，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显示女子的存在。无论丈夫做什么，也不管其所作所为的结局如何，妻子只能默默忍受。千代子认为女人的这种命运实在可悲。

一月四日，向冰天雪地的富士山挺进的阿到，在五合目^①处刨雪破冰时把鹰嘴钩弄断了，同时把打在鞋底上的防滑钉也踩折，不起作用了。于是，这次登山阿到就只好半途作罢。在平安返家的阿到面前，千代子双腿跪着，两手支地，只说了一句“你回来啦”，泪水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了，可是因为在婆婆富子的眼前，她竭力忍住了满眶眼泪。

当天晚上，千代子在屋角，听见阿到对公公胜良诉说攀登富士山如何困难的情景。公公是东京法院的审判官。

阿到在父亲面前正襟危坐，一句一顿地详细地汇报着：

“叫人觉得，那冰比石头、比钢都坚硬。冰面象镜子一样光滑，要是踩跣了，那可就真要马上连人带物落到山脚下。山坡上到处是巉崖突起，利石遍地。一旦撞上这些家伙，我就不能活着再回家啦！”

胜良听完阿到的话后问：

“总而言之，是因为鹰嘴钩和鞋子不合适罗？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再就是风。富士山的冬天的风实在可怕。倒不是说它冷得怕人。这暴虐的狂风，方向不定，说来就来。这种风吹到的时

① 把整个山路等分为十，五合目是指从山脚到山顶的十分之五的路程。

候，直觉得犹如在黑暗中行走，猝然间被猛推了一下似的。”

“噢！”胜良似乎被阿到的这一番描述吸引住了。

“照你这么说，富士山是坚冰武装，暴风如剑罗！那么，你打算怎样来同这样的富士山搏斗呢？”

“要破冰刨出立脚地，用鹰嘴钩无论如何也不行。我打算下次去的时候，带上鹤嘴镐。还有，不在鞋底上打普通的钉子，而准备打上更粗些的头上弯曲的爪形钉。”

胜良赞许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的一个月之间，阿到多次去铁匠铺、鞋铺忙于做准备工作。在行将出发的前两天，他把鹤嘴镐拿给千代子看，说道：

“有了这东西，多坚实的冰都能砸开。”

此时，鞋子已经放进背包里，千代子想象不出鞋底上究竟打上了什么样的钉子。阿到在一月四日那次登山失败后不久，就去拜访了中央气象台的和田雄治工程师。他从法国留学回来，阿到向他请教过欧洲登山器具的情况。这件事，阿到对千代子透露过。所以她猜想，鞋底上进行了一些改良。不过，在千代子看来，即使是气象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和田雄治，也并非一准了解登山器具之类的事情。归根到底，根据阿到本人的设想改造而成的器具是否合适，这是能否登上冬天富士山顶峰的关键。

千代子想问，阿到是不是肩负这么沉重的鹤嘴镐去登山，但她没能问出口。她要是一问这种事情，阿到会马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这种情况，很象公公胜良单方面地申斥婆婆富子，说女人不该干预男人的工作。逢上阿到自己乐意的时候，他就会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但他对于千代子提出的问题，多半是

回以责备的目光，或者干脆以一声不吭作为答复。

千代子脑海里出现的富士山，轮廓分明，银装素裹，直矗苍穹。她一想到阿到在如此银雕玉琢的山上，肩扛鹤嘴镐攀登，脑际就浮现出一副极其滑稽的形象。不过，她也不能想象，阿到是夹着沉重的鹤嘴镐登山的，如同夹着一根长矛一般。她猜度，在那洁白闪亮的冰壁上，阿到可能正在为无法处置这把鹤嘴镐而发愁吧。

昨天晚上，阿到在御殿场口太郎坊的小屋里，听着风声雨声，彻夜未眠，通宵达旦。雨在早晨六点钟停了，天色放明，晴空万里。他六点半从太郎坊出发向山顶进发。但昨晚不合时令的滂沱大雨使得不少冰雪消融，所以三合目处以下的山程他都是在没膝的雪水中步履艰难地走过来的。然而，从三合目处起，山坡上全被积年坚冰覆盖，于是，他事先准备好的登山靴上的钉子就大为奏效了，他象夏天登山一样轻松愉快，一鼓作气往上攀登。这样一来，所带的鹤嘴镐反倒成了累赘。他曾多次想放下这玩意儿轻装登山，但终因不知接近山顶的冰坡如何，只得忍耐着重负。后来，果然如他所料，爬到八合目一带时，就出现了溜光锃亮的冰壁。这时候，他发明的登山靴的钉子也不起作用了，他就抡起鹤嘴镐砸碎坚冰，凿出一条通向山顶的路。野中到在《富士向导》一文中如此记述了这一情况。

此次携带之杂物，除路工用鹤嘴镐与毡靴外，尚有特制之登山靴一种，此乃于普通靴底各钉以铁钉十根而成。前回靴底所钉铁钉为通常种类，一遇坚冰，则因铁钉为圆锥形尖状，仍易打滑，无以发挥作用。故此次定制特殊铁钉。其形如削去二肩之漏斗，中央立以齿爪。……并于靴

底后跟亦钉三根棒状钉，一根竖向中间，两根横向两侧。如此，则如于鞋底并列若干分头凿子状物。着此特制皮靴行于冰面，则几无打滑之虞。……以前次失败为戒，此次特携路工用鹤嘴镐。起始因步履尚稳实，故无需以之辟径。且此物颇沉，负之甚赘。然及至七合目处以上，则需常用其刨冰凿道，步步为营，谨慎前进。此时，忽置身于烟云之中，四周云笼雾罩，不辨东西。然余奋力择易行之山路攀登，径直向上猛进。零时五十五分，俄然及顶。时气温零下十八度。

根据野中到的记录，他抵达五合目处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千代子在九点钟从日暮里的道灌山顶远望富士山时，阿到大约在四合目一带登山。

千代子觉得寒气袭人。昨晚，下了一场冬天罕见的大雨，天气暖和一些了。但到了今天早晨，却又变得冷起来。她想，好在没有风；假如有风，站在这山坡上可真受不了。

千代子恋恋不舍地下了道灌山，向小石川原町的自家宅所走去。心想，幸好老天照应，逢上个晴朗的天气，这样，他准保能顺顺利利地上山。宽松的心情加快了她的脚步。

回到家里，千代子向婆婆富子报告说，富士山看得很清楚，看来，阿到会顺顺当当地上山的。

听完媳妇的话，婆婆提醒千代子，要她不要过分乐观：“下山可要比上山难着哪！”

千代子经婆婆这么一说，觉得此话有理。她心里寻思，就算阿到平平安安地登上山顶，但要是下山时，脚下有个闪失，滑入山谷，那可就将一切都将化为泡影了。虽说找不到全程

的向导，可哪怕是请一个人好歹带到半路也行，有个人陪着一起去该有多好，可他偏偏……千代子埋怨他无论干什么事情都爱一个人逞能好强。

千代子一想起婆婆说的下山难，就又牵肠挂肚了，干什么事都心神不定。到了下午，她在婆婆跟前说，想再去一次道灌山。

“也好……”

富子说着瞟了一眼在膝前玩耍的琴子。琴子是富子在四十三岁时生下的女孩，跟园子同年同月出生。因富子奶水不足，千代子就给小姑琴子喂奶。富子含含糊糊地说声“也好”，又向琴子那儿扫了一眼，意思是催促她该给琴子喂奶了。那个时代，断奶一般是比较晚的。园子、琴子都已经两岁了，可还是恋奶。当时认为，尽量延长哺乳期，这对小孩的健康有益。

千代子先给琴子喂奶，然后再让园子吃。她长期以来，一直依照这样的顺序给两个小孩吃奶的。

千代子把园子交给婆婆照看，就来到道灌山眺望。可是望不见富士山。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飘起层层云烟。千代子心里嘀咕，东京天气那么晴朗，但是为什么偏偏独有富士山一带阴云密布，她怀着一股子不满的情绪一回到家里，就马上为丈夫做洗澡的准备。阿到是在今天早晨开始爬富士山的，绝对不可想象他当天就会返回家来，然而千代子却多少总还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他或许能今天回来。

阿到离家时，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家，只说了一句“我走啦”。

婆婆问：“千代子，要烧洗澡水？”

野中家是隔日烧一次洗澡水的。“昨晚全家都洗过澡了，

可你今晚还要……”婆婆这话一说出口，就马上觉察出千代子为什么又要烧洗澡水的原因了。

婆婆又说：“要是阿到今天也能平平安安地回转来可就好啦！”

千代子合着婆婆的心思说：“幸亏今天是个好天气。”除了天气以外，她没有什么话说。在重复念叨这话的当儿，她发觉婆婆已经同意她为丈夫烧洗澡水了，于是就在肩膀上系一根带子，掖起衣服的下襟，着手忙起洗澡的准备工作来。

三年前千代子嫁到野中家不久，阿到就提出要在富士山顶峰自费建造气象观测所。阿到的父亲胜良对此持消极的态度。然而，由于胜良的朋友、东京天文台台长寺尾博士首先赞成阿到的主张，再加上中央气象台的工程师和田雄治给予积极支持，于是，胜良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胜良为了筹措设置私立观测所的经费，从节约家庭各项开支着手，辞掉了女佣和学仆。起初极力反对的胜良后来之所以变为赞成阿到的主张，是由于寺尾博士与和田雄治工程师指出，阿到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而又极端艰巨，一旦成功，会给日本国民很大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日本在世界诸国中提高声望。

“世界上，在比富士山更高的地方有高山观测所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南美的米斯提山，还有一个是法国的勃朗峰。而且，这两个地方都只能在夏季进行观测。倘若能在富士山成功地进行冬季气象观测的话，这可真是创造世界记录的壮举、振奋日本国威的大业啊！”

和田雄治的这一席话语深深地打动了野中胜良。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阿到在大学预科学习期间中途退学，提出建

立富士山气象观测所的时候，胜良气得差一点跟阿到断绝父子关系。然而没过几年，他却完全成了阿到的计划的支持者而助他一臂之力。变化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胜良毕竟也是明治政府的官员、明治时代的爱国者，他希望祖国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对于福岛中佐在明治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期间进行的“单骑横断西伯利亚”，以及以郡司大尉为队长的探险队于明治二十六年进行的“千岛探险”，胜良也都曾经是一个狂热的支持者。

这天晚上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吃饭时，阿到攀登冬季的富士山一事成了全家的话题。胜良说，即使在夏天，一天之内上下富士山也够艰难的，可眼下是数九寒天，要想当天来回，恐怕难以做到。阿到的弟弟阿清神情乐观地说：

“我哥哥现在干的本来就是要叫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嘛，所以他兴许能在一天之内上下富士山。他恐怕就是这么打算的吧。”

富子说：

“不过，要是爬到山顶时天黑下来了，阿到可咋办呢？”

“船到桥头自会直！今晚无风无雨，准保平安无事。”阿清边往外张望边说。

千代子一声不吭地听着。她认为，阿清的话确实象一个大学生说出来的。一看到阿清的表情，就叫人觉得阿到果真会回来的。

千代子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等待阿到归来。园子睡在她的身旁，小脸蛋上一副天真无虑的神情。千代子垂下眼睛瞧她时，只见她咧开小嘴微微一笑，大概是正在做着甜美的梦吧。千代子心头一颤：要是阿到万一有个好

歹，这孩子可就……想到这些，千代子就忧虑不安起来。

“他自小腿脚就壮实……”千代子自言自语地说。她意识到不该老是往坏处想，而应该象阿清那样，一个劲儿地往好处想。这时，她猛然间回忆起孩提时代的一段趣事。

千代子本来是阿到的表妹。

千代子的母亲系子，是阿到的父亲胜良的姐姐，她嫁给福岡县那珂郡警固村的梅津只圆。梅津家，世代在黑田藩当教授喜多流的能乐^①、谣曲^②的师傅。在梅津家的宅邸内还设有能乐表演的舞台。虽说地名是那珂郡警固村，可是警固村就在紧靠城堡东面的士族居住区内，阿到的出生地福岡县早良郡鸟饲村也在同一座城的紧西面的士族居住区里，两家的直线距离只相隔不到两公里。阿到的祖父野中闲哉，是黑田家手下的拥有二百石^③封地的武士。闲哉精通枪术，谙熟和算^④。

因为两家住得很近，千代子跟阿到从小就青梅竹马，总角相交，象兄妹一样亲密相处。父亲胜良身为明治政府的官员，经常要去地方上视察，所以阿到的父母就把他寄养在祖父闲哉家里。也因为不在妈妈身边而感到很孤单，阿到就时常去千代子家玩。姑妈系子把阿到视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备加疼爱。

在阿到十二岁、千代子八岁的那年正月，系子带着千代子去野中家省亲。阿到和千代子玩腻了升官图游戏，一起来到

① 日本古典戏曲的一种。

② 抑扬其声而歌唱的能乐的词章。

③ 石是计算粮米的容积单位，本文的石数指武士所拥有的领地所能收获的谷米的总数。石数的多少，标志着该武士所有领地的大小和他的势力的强弱。

④ 日本式的算术。